

經問

2144
2

11



2/44
2

西河合集

明堂問目

卷全

明堂所始

十二堂

重屋復廟合宮

明堂不與寢廟同制

五室不交事四維

十五坐二配

明堂是九宮不是洛書

明堂本黃帝九宮

九室五室之辨四條

負展不在戶牖間

明堂非宗廟路寢

明堂可以為廟學

五帝上帝並祀

文武並祀

明堂宮位



明堂問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
又名性稿

王錫百朋
盛唐元白較

明堂問

姜垚問周之明堂倣于何代見于何書其作此堂何所施用且其制何等相傳有九室五室之辨可得聞乎

明堂自昔有之古名蒿宮亦名明庭黃帝名合宮堯時名衢室舜名總章夏后氏名世室殷名重屋周名明堂其稱名之文則見于孝經孟子左傳周頌大戴

禮禮記家語考工記荀子呂氏春秋及明堂月令諸說其所施用則一享上帝一朝諸侯以別尊卑一四時迎時氣一十二月朔各就其堂聽朔以頒政治一巡狩年四朝諸侯于方岳之下王方慶所謂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是也第其制則歷考諸經不甚相遠而解之者有不同

據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凡九室縱三三一室而有四戶

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九室乘之四九三以茅

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堂外明堂月令篇赤綴

戶也白綴牖也言戶堂高三丈其地高東西九仞八尺

日勿衡七南北七筵九尺日筵縱九室十二堂以四

作八個為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合墉門為宮六尺日

在近郊三十里孝經緯明堂月令青陽左个東北室

右个分作兩堂此正九室不用青陽太廟正青陽右个

東明堂左个南明堂太廟正明堂右个南總

章左个西南明堂太廟正總章右个西北玄堂左

个北玄堂右个北明堂

位有中階阼階西階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此在辟應

門此又在南門外則家語孔子觀于明堂觀四門墉

以四門環則其制大約以一百四十丈之宮築高三丈

明堂問

古以明堂卽靈臺其址甚高縱六丈三尺衡七丈二尺之堂立三十六柱每室四柱合作一屋而蓋以茅分九室十二堂施三十六赤戶七十二白牖上圓下方九衢八達堂環以水水環以墉六階前三階三階一階五門此在西漢諸儒無異詞者

自周禮出劉歆取考工補冬官之闕而考工于匠氏一職記軌步之制因及明堂有云夏后氏世室五室

說見後九階前三階三階二階四旁兩夾牕卽四戶八牖也白盛皆白色

殷人重屋四阿四面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見前東西

九筵八十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高九尺五室凡室二筵

每室一丈八尺其制頓與舊異而淳于登作五室之說則又

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

事交于中央土金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

北則其所爲五室者又不在四正而在四維大不可

解

其後鄭玄註三禮主考工說反謂大戴所記創于秦

相呂不韋之作春秋並非古制而主大戴者極訾康

成所註悉本淳于登月令異義而有乖正論于是九

室五室互相譏訕竟成門戶而經愈晦矣夫考工所

記最重匠氏而旁及明堂原非溯創制本意故其所

記者詳于軌步而略于體製其但云五室而不及九
室非謂室無九而但有五也以爲明堂陰陽全在五
行饗祀方明特尊五廟第稱五而九在其中五舉其
要九推其全也猶之但稱室而个在其中太廟太室
五據其正四維八个四居其偏也是五室九室在盛
德考功原未嘗異而康成悞解遂致以一家之言而
邈若河漢故有不敏之徒墨守五室而必不通者予
嘗詢之曰請問所謂五室者爲一列乎爲參列乎一
列則五不能九猶之九不能五也參列則縱橫交互
已駢駢有三三之形况儼立中位顯分四維則在中

者自必有前後左右而在四維者必不能于兩維之
中無所間也此則五之必當爲九者也又問所謂五
室者爲五蓋五載乎抑一蓋一載乎五蓋五載則欄
各爲欄字各爲字五不能爲九猶之九不能爲十二
也一蓋一載則有五正者斷無割四維而另爲一蓋
而有四維者又安能缺四正而獨蓋此一中四角之
椽題以成此一屋也此則五室之斷不能舍九而自
爲五者也然則五卽是九九卽是十二古未嘗誤而
康成誤之况康成旣註五室定四維位而其註明堂
註月令又明見有太廟五室列在正位且又明分八

个剖作十二其註明堂月令又親改九堂十二室爲九室十二堂則康成亦定不以爲五室是而九室非者而袒鄭之徒嘵嘵不已非多事乎

然有疑者竊聞北魏賈思伯五室家也謂月令九室之文卽是五室世嘗非之今先生謂五室卽九室而說又極是其故何也

九室卽五室猶之五室卽九室然而九室卽五室似甚順而實非者以其爲一畸之言也彼謂四維八个合太室卽九室矣顧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以是推之則雖有八个仍四室耳四

室合太室非五室乎然而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其爲太廟者安在彼亦知青陽明堂之當有左右个而不
知有太廟是但舉此畸忘乎彼畸之言也若五室卽九室似甚逆而實是者以其爲周通之言也五方五廟是五室也然廟必有个以八个而合四室則九室也其稱九室爲五室五不少減以室中有个也稱五室爲九室九不加多以个卽在室也是以考工稱五室大戴稱九室月令稱十二堂裴逸稱一屋其義一也此周通之言也
張南士曰九室稱五室猶九宮稱三宮九卿稱六卿耳非數減也
然而五室卽九室猶是室也若九室爲十二堂則

非室也而堂矣。然且明堂月令舊文爲九堂十二室而康成檢較古本謂當是九室十二堂而因而改之。則堂之與室明有分別。說者謂九室之外又擴一層于室外謂之爲堂。又或謂室外露處卽是堂。以堂証堊墜舉明堂之址爲言。考工所云堂崇一筵者是也。二說何如。

曰皆非也。堂與室自有別。然堂在室外不在室。以外大抵以一宮之制爲言。則門後有堂堂後有室。判作三重而以一堂之制爲言。則階後有堂堂後有室。卽一堂而判作三限。故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謂棟後爲室。棟南架梁以前卽是堂。是以爾雅云古者爲堂自半以前虛之。謂之堂。半以後實之。謂之室。則此十二堂者卽在九室之中。而室必近內。堂必向外。其在四正則近太室。一半皆爲室而向外。一半皆爲堂。在八個則近太廟。一半皆爲室而向外。一半皆爲堂。是室雖非堂而堂不異室。徒以享祀當在內。而月朔聽政必當向外。故九堂十二室必改九室十二堂。非有他也是。以張衡東京賦乃營三宮布政。班常複廟重屋八房九房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也。此確証矣。若謂九室之外重擴爲堂。則

考工月令皆曰南北七筵東西九仞南北僅六十三尺東西僅七十二尺而但以南北三室計之每室二筵則三室六筵已共有五十四尺兩面所餘不過四尺五寸耳以四尺五寸之堂階度之一步尚不足而欲跨廉而聽政毋論有屋無屋萬無此事若謂堂是露地則尤爲無據晏子春秋曰下之溫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果暴露則寒暑得入之矣雖張揖廣雅云堂堙墜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皆指堂址言然堂址一耳有十二址哉

獨是明堂過嘔世多疑之嘗考北魏羣儒多議室製而李謐有云凡室二筵丈八地耳戶牖之間則不踰二尺矣乃禮記天子負展南面而立鄭玄註曰設斧扆于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卽屏風也夫以八尺之屏置二尺之間亦叵通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縱使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

明堂之隘羣書皆然此固無容議者漢後儒者自據一理必以陋腹疑古制皆滅經之端不可長也第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卽明堂位文明堂旣如此其隘

而明堂位文又自有負依一語見于篇首丈八之地
既不能加而斧展八尺又不可減此種矛盾與鄭無
涉而不知純乎康成之陋者彼不從戶牖之間四字
一思之也夫戶牖何有間也王朝之制以棟後架梁
之北畫之爲室而室必戶在東而牖近西是以天子
設展必負之東戶西牖之間而畫斧其上謂之斧展
故爾雅釋宮曰戶牖之間謂之展而尚書顧命亦曰
狄設黼展綴衣牖間南鄉此以戶牖之間當屋極正
中可以爲南面之地故云然也今明堂每室四戶八
牖戶不在東牖不在西安所待戶牖之間而居之且
斧展南鄉所貴中設此戶牖之間不中矣且王寢一
戶一牖祇一中間故但云戶牖間而已無他事何則
祇此戶牖間也今一室有八戶牖間矣吾卽以南鄉
一面較之試問其所設斧展當在東戶牖間乎抑西
戶牖間乎此康成叵通之極事也故曰經不誤而解
經者誤之也若李謐所議則猶是常談也然則明堂
負展如之何曰設展于太室北戶之前而已戶雖不
是室則有餘矣

然則三代以上說尚難明秦漢以下益不可信乃
明堂之制在漢武魏文諸君偏議考復而究其所

事者但設樓觀以爲侈美且有樓上祭天樓下聽政之說此何據也

此據考工記殷曰重屋之言而誤用之者也夏殷明堂原不可考其名重屋亦不知何義乃釋者以明堂位復廟重檐爲解則重檐者但重其壁材之檐而復廟者卽上下復屋也復屋則樓矣是以漢武東封欲造明堂而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其制爲一殿四面無壁而上有樓以茅蓋之而通水以環其宮皇帝從複道登樓祀天其制極不經但黃帝原有合宮在泰山下合宮卽重屋別名公玉帶齊人或有本且其時方士又有言黃帝作五城十二樓以迎年者五城卽五室十二樓卽十二堂也黃帝草昧或爲此荒唐之事總未可知但後王不當效法耳是以唐貞觀議禮尚書豆盧寬等皆有複道登祭之議卽侍中魏徵亦言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層祭天下層布政前世儒者言雖異而義實同獨孔穎達非之以爲古有明堂並無明樓其說甚正然重屋之說則見本考工不盡方士邪說也或云明堂古亦名靈臺臺製甚高故考工明堂崇止九尺而月令原文有云高至三丈者以三丈之上而加以殿宇卽是重屋五室十二

堂。卽可稱五城十二樓。故服氏謂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稱靈臺在明堂之中。則明堂重屋不必真是復屋。或以其址高言之亦未可定。但周制不如是耳。則是明堂重屋古今異制。况宗廟路寢尤有分別。而大戴盛德謂天子宗廟天子路寢卽是明堂。不幾溷乎。

曰此非盛德之言也。說盛德者爲之也。盛德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云此天子之路寢也。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推其說謂明堂旣祀文王如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則明堂卽文王廟矣。故明堂玄堂青陽總章皆稱太廟。蓋謂此亦太廟非謂此卽太廟也。若夫路寢則凡天子所居處皆稱大寢。此旣據以朝諸侯在內朝曰南宮在外朝曰南門則亦一大寢而愚者忿爭謂明堂豈是太廟豈是路寢。夫盛德篇是古經大戴是言禮之儒豈不知朝在國中廟在朝左而妄以國外之一堂認作朝廟。雖愚不至此也。此固不必爭也。

然則考工謂天子太廟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則如之何。

此卽康成誤解考工之顯然者也。考工云夏后氏世

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何曾謂世室是太廟重屋是路寢乎考工以爲三代明堂名異實同雖軌步不齊而形體則一故但記其堂階牕戶之式于夏后氏之下而殷周制度並不之及以爲同此物卽此同志世室重屋總是明堂實非謂夏后宗廟殷人路寢與周人明堂同一制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見春秋有世室屋壞之文遂謂世室是宗廟見明堂位有複廟重檐天子廟飾之語遂謂重屋是路寢不知海蟲可名龍七宿亦可名龍龍見于井不必得井有蟲也若謂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則不通之甚路寢宗廟其制自同不惟朝廟一體原無大別卽當時宮室規撫不過如此惟明堂則特造異制爲不同之極故漢唐以後歷代摩擬皆莫能彷彿而漢後眇儒辨其不同者僅以東西二房與四維四个相校差忒殊不知堂階牕戶正其制也欲辨其制當卽其所云五室九階四戶八牕明校之夫明堂五室則必于一墜之上而區分爲五今廟寢橫分之則曰兩楹之間曰東階西階縱分之則後爲堂楹後爲序棟後爲室凡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楹不能區割爲五也若明堂九階則前面三階三面各二階廟寢則前面惟阼階賓階而無中階

三面惟東垂一階面垂一階北一階名側階共五階
截然不同至于戶牖則廟寢在棟後之室祇一戶在
東一牖近西故斧展之設祇在一戶一牖之間而明
堂五室四戶八牖已有二十戶四十牖而謂相同則
齊萬于一而不知其徒自欺也又况園蓋方載垣門
四達嶺覆以茅周環流水四嚮五色戶牖外設種種
形製無一同也

乃又有謂明堂可以爲宗廟又可以爲辟雍如蔡
邕章句之說是與非與

此則自漢迄今無不以蔡邕爲非是者而吾不謂然
此非故爲是矯異也明堂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太廟
所以宗祀惟人君南面故以明堂爲名其在五堂之
中央者皆名太廟凡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
故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
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
圍如壁則曰辟雍雖各異名其實一也推其意則謂
明堂虛位當祭帝時可爲祭祀當養老饗射時可爲
校學是以其制有似廟者廟與堂室是也有似學者
園水爲辟雍是也此言明堂可以行廟學之事而非
謂廟學諸事當盡行之明堂中也後儒強曉事如袁

准輩則又爭之據准云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于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俘截耳瘡痰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夫明堂享帝比之空壇卽祀文王亦並不設主置匱如廟室藏祔而曰宗廟之中鬼神所居固已非理且時而享帝自不飲射時而飲射自不饗帝乃曰人鬼慢黷生死交錯一似饗帝飲射並行其間者此是何說且饗射養老亦偶一舉及非謂學已廢棄凡學所有事盡責之明堂之間如所云獻馘獻囚瘡痰流血皆不在頌宮而在明堂此在章句未嘗有此言而准自言之且准重廟祀謂不宜饗射則賓觀燕饗古皆在廟卽所云囚俘截耳祇受成一節當在學而要之軍行之始造禰命祖則大鼓廟門必習射三發擊刺三行而後出是明明太廟初未嘗不著攻殺之形明堂有此亦何足怪况並未嘗不著攻殺之形明堂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質也則不知明堂所用原非一事天子一歲十八度臨幸不專爲祭祀一節則建旂乘輅時時有之何必以幸學爲辭且准不讀月令乎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蒼龍載青旂服蒼玉如是者一十二度恐非茅茨土階所

能却也。若又云夫宗廟者鬼神之居也。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類也。則公然以明堂爲宗廟，爲人鬼之室，不當饗帝。此在開口已辨之。准爲複駁，吾不必複辨。但此不足難章句也。夫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經之言也。我將我享文王配天子明堂，周頌之言也。季秋之月居明堂，以大饗帝，月令之言也。伯喈漢儒欲不饗帝于其間，得乎。至又云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于廟而張三侯，又辟雝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則竟以明堂爲宗廟，且以明堂爲一門之內之宗廟，此其人原在夢中不必與辨。然但以明堂言之，雖堂墜之上南北七筵東西九筵，極爲隘陋，而堂下有辟雝，辟雝外有四門四門外又有應門，此其地在國外近郊。三侯之張定有餘隙，且堂下環水，稱曰辟雝，則其規制原與學校相表裏。故戴德謂明堂辟雝是一物，而古易傳太初禮記保傳諸篇皆以東西南北四學爲古明堂之制。卽劉昭引魏文侯孝經傳云太學有中學明堂之位也，亦皆以五室卽五學爲言。故晉穆帝時將釋奠大學以學在水南，相去稍遠，遂借明堂中間作太學，以設祭。則當時儒臣固亦有略知其意者。蔡邕宿儒言

必有據。凡准所說，俱乖大義。而唐朱末學，每誦其言，以爲快。吾不解也。

若然，則明堂饗帝禮有固然，乃不饗上帝而饗五帝，且又不饗五帝所居之正室而反取四維，已可怪矣。且據其說，謂水木用事當交東北，木火用事當交東南，夫不取專事而主交事，此何說也。

此則康成之陋也。按明堂所始原事上帝，故本義以太微之精升降帝庭爲言，卽商書伊訓亦以十二月冬至祀方明饗帝，而周詩宗祀明堂稱昊天其享，是以漢武初祠太乙及五帝于明堂，旣則于甲子朔旦。

專祀昊天，此皆有舊制相因仍者。而鄭氏堅據已見，必謂明堂祀五方五帝而不及上帝，卽月令季秋大饗帝亦必以合祀五帝爲言，則一帝五帝經無見文，分祀合祀典禮不載，此固不必與辨者。但旣祠五方當正五行，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也。旣正五行當專五位，五位者東南西北中也。今乃遵淳于登不經之說，舍四正而取四維，舍專事而取交事，因有東北爲水，木交事，東南爲木，火交事，中央爲火，土交事，西南爲土，金交事，西北爲金，水交事諸語。其在後儒相爭如北魏李謐輩，亦但以乖反無據爲言而不得要領夫。

既分五室則一室各有一神今乃一室事兩神則苟設祀東北所云水木之交著其所祀之神爲青帝乎抑爲玄帝乎句芒不能與玄冥並食卽康成所云東方靈威仰亦不能與北方叶光紀共一饗位然欲祀一而舍一則既已交事誰取誰舍自此說出將見大饗合祀一室應迎兩神方祀羣宮五神不能有一室也此真康成之陋也

然則五方五帝既有正室則四維交事之說自爲不通第五室之制連太室而五則一室四廟在五方已盡之矣若祀天帝則居于何所似昊天與方帝並祀未可據否

月令五時歷祀五帝此卽五方之祀也然孝經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宗祀配天本爲造明堂之所自始雖又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據周禮典瑞文似旅祭上帝不止一帝然上帝可該諸帝非謂諸帝無上帝也若月令方祀歷居十有三室則五帝有室而天帝無有猶之七世有廟而自出之帝無有廟有以虛位爲尊者此何礙乎

然而一帝五帝已據六筵加之配位而七矣以二筵之室居七筵之祭其能容乎

何止七筵據鄭氏謂宗祀之法坐五帝于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則儼有十五坐二配十七筵在堂庭之間此不知據何書出何典乃敢妄爲此言古稱五帝卽青赤黃白黑五帝也五人帝卽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有五人臣卽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然而五帝虛名必藉人帝以實之而五方所乘各有司執如太皞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類因之有勾芒祝融諸臣爲之運軸而實則一氣相依無所分別雖春秋傳謂顓頊諸子或爲勾芒或爲蓐收而祀典所載並

無人帝人臣與五帝分祀之說况明堂丈八之室不惟合祀太室不得容一十七坐卽分祀四廟亦玄堂有向背明堂無出人難以行事又况四廟有堂而無庭內半爲室外半爲堂其在門屏之間祇餘四尺焉所得自堂徂基設五神一配之位而居之嘗考漢志伊訓載伊尹祀方明以配上帝而覲禮註方明者神明之象以木方四尺而畫六采于其上上玄下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祇一木耳昊天與方帝共一木主則一主一配何地不容乃杜撰立說如此

顧宗祀祇一人今既祀文王又祀武王何耶

宗祀配位祗開王主之如祭法宗禹宗湯類則周宜
宗武今反宗文者以鎬京明堂武王既祀文王矣至
成王畢喪周公攝政則以武未禘祀故周頌我將仍
以文王稱右享而孝經云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謂
此周公爲之也若洛邑明堂並祀文武則烝祭朝享
原非宗祀嗣後或祀武或並祀則不可考矣漢初配
高帝其後則羣祖齊配或亦周制本並祀未可知耳
解辨至此已曠若發蒙無可疑矣但從來謂明堂
九室卽是九宮今曆家尚論九宮而議明堂者並
不之及至宋蔡沈作洪範皇極始知明堂本于洛

書九疇之數稍發其義豈明堂九宮同本洛書抑
亦九宮別有書而明堂九室遂因之仿其制與
曰洛書與明堂九宮截然不同明堂與九宮則確有
原本但古有黃帝九宮不可考矣惟易緯九宮法則
尚可得而指計者何以言洛書非明堂九宮也洛書
古所傳書鄭氏所云洛書有六篇是也今亡之久矣
是明堂與洛書毫無關涉惟九宮之法見于東漢緯
書而其時張衡傳中亦載其法至宋道士陳搏妄指
九宮圖爲洛書傳之劉牧邵雍之徒而蔡沈無識因
推之爲洪範皇極以孔安國劉歆俱有龜負洛書禹

因之以演九疇語也。實則洛書洪範彼此各異。若九宮則全非洛書。九宮祇見于易緯乾鑿度一書。而乾鑿度備載其法。乃卽于九宮篇後。隨曰洛書摘六辟。日以立歲紀。與宮法異。則九宮非洛書可知也。是以張衡奏疏盛稱九宮亦復有河洛六藝篇名。別見疏內。彼傳其法者說尚如此。則蔡氏子爲不知本矣。若明堂之九宮。則自昔有之。少時讀大戴盛德篇。其中載明堂月令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共九字。茫然不曉。遍以問學人。不識也。卽漢後諸儒。凡議明堂者。五九兩家。千百成文。俱不曾及此九字。乃卽此易緯九宮法。而予以核之。大抵其法謂太乙天神下行八方。八方者八卦也。但八卦方位與夫子說卦不同。一行北方爲坎宮。二行南方爲坤宮。三行東方爲震宮。四行西方爲巽宮。四正旣遍。至五而休于中央之宮。卽太乙宮也。乃又自此而六行西北爲乾宮。七行東南爲兌宮。八行東北爲艮宮。九行西南爲離宮。四維又遍。至十而升還于紫宮。卽天乙宮也。行從水始。去從火終。四正則肇于中男。而由母而長男。而長女。四維則訖于中女。而由父而少女。而少男。而總之爲陰陽之數。其爲陰陽之數者何也。老陽數九。老陰

數六合之爲十五數也。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合之亦十五數也。乃以九宮法推之，其在南一層西南離宮，離數二，正南坤宮，坤數九，東南兌宮，兌數四，合二與九與四亦爲十五。明堂所謂二九四者，指南一層言也。所謂南三宮者是也。在中一層正西巽宮，巽數七，中央中宮，中數五，正東震宮，震數三，合七與五與三亦爲十五。明堂所謂七五三者，指中一層言也。所謂中三宮者是也。在北一層西北乾宮，乾數六，正北坎宮，坎數一，東北艮宮，艮數八，合六與一與八亦爲十五。明堂所謂六一八者，指北一層言也。所謂北三宮者是也。據盛德篇說，以爲明堂所始，因米草生庭，自朔至望，日生一葉，凡十五日，而十五葉生，自望至晦，日落一葉，凡十五日，而十五葉落，原以十五記陰陽之數，而九宮闡之，然且西縱一層，合二七六爲十五，中縱一層，合九五，一爲十五，東縱一層，合四三八爲十五，西南與東北邪互一層，合二五八爲十五，東南與西北邪互一層，合四五六爲十五。縱橫交互無非以八卦合陰陽之數，雖其說實見緯書，然緯書後起而大戴盛德則西漢武宣間，早已言之，此非緯言所能造者。且成帝校書時，原有明堂陰陽篇，在別錄中。

明堂問

二十

正言此陰陽之事是以周公營洛邑相陰陽而開明
堂九字之訣定有所來而惜其書不一傳也考梁之
七錄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隋經籍志有九宮法一
卷而其書並亡故律歷卦候每有互相推發者亦偶
作引據而其說稍近方術世鮮稱述至陳搏道士不
知從何處拾得一圖而不知其說妄指爲洛書而蔡
沈遵之反疑是圖爲明堂所始然且全不知是圖之
爲九宮而方術別傳亦仍有九宮法傳于曆家如今
曆中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
九紫者亦並諱其爲九宮而以爲洛書然而蔡氏洪
範與曆家紫白皆盲人瞎馬可爲千古發一笑者彼
但見是圖爲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
足而其書之定宮位行方所協卦數者皆未之見因
自取說卦方位強相配合遂以戴九爲離右七爲兌
二肩爲坤四肩爲巽夫坤九離二巽七兌四此不易
之數也坤南巽西兌東南而離西南此偶易之方也
今不知方之已易而乃悖其數以就其位不知數之
必不可易而乃襲其位以大反其數則其所爲向背
生尅順逆來去一槩乖錯而欲以之定陰陽而決休
咎必不得之理也此皆盲瞎之可笑者也

然而九宮九室必合卦位蔡氏紫白其盲瞎者以
位數全不解耳實則卦位極重先生嘗謂先天偽
學乾南坤北全非卦位豈可為據今無故而坤南
與西其于卦位乖變如此則必有確然一定之義
為之解說當不徒取卦數參錯巧合之十五之數
以為指歸不知其說可得聞乎

若以宮位言則其義有難盡者予頗厭數學而大衍
九宮則以闕偽河洛說但辨其是非而不窮其義遂
致大易周孔之奧與古王明堂之精意將而歇絕今
就其宮位而略為解說大抵九宮之成即大衍之變

也八卦無五行而大衍九宮皆合五行于八卦之中
其在八卦方位兩皆無闕而五行生成則大衍不闕
而九宮中位闕一地成此即陳搏之所謂河圖十而
洛書九者亦即九宮法之所云太乙至十不居中宮
而上升于紫庭者而于是九宮八卦遂截然分焉大
衍曰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
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則五行之生在正位
也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說文云并並也一在正
北為坎六在西北為乾
也陳搏偽河圖不知并法將一六沓列在
北則有坎無乾有正北無西北矣餘倣此天七成火
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

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則五行之
成在四維也今九宮以天生之一居北堂天成之九
居南堂天生之三居東堂天成之七居西堂天生之
五居太室則凡天之生成盡舉而居之正位而以地
生之二居西南个地成之六居西北个地生之四居
東南个地成之八居東北个地之生成盡舉而居
之四維尊天也大衍南衡天地天南一層天九西南
地二正南天七東
中衡與中縱皆兩天兩地天地生成並無偏闕而九
宮則東南西北九室十二堂皆夾一天于兩地之間

而中縱中衡所稱四大廟一太室者則但有三天而
並無一地何則以中無十成也又尊天也然且自一
而六自七而二其旋轉次第皆以二卦生成珠連而
進北與西北并為水之生成西與西南并為火之生
成南與東南并為金之生成東與東北并為木之生
成其奇詭變幻任所參錯而皆協于法不僅僅以卦
數狡儉合陰陽十五如此乃又有大要者八卦方位
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其于賓主向背無不中外交刑
彼我相尅明堂八鄉何堪有此今乃使南火西金互
相移易卦位之所謂與離坤兌者一變而為兌坤離

明堂問

翼將見南北相生東西相長四正八方皆屬生數假
如南鄉耶則以天九坤金生天一次水東鄉耶則以
天三震木生天七庚火及轉而北鄉則卽以坎水生
坤金轉而西鄉則卽以庚火生震木臆書吳氏殷所
謂水生于金木生于火此求母于子之義用逆之道
也假如鄉東北个耶則以地八艮木生地二離火鄉
東南个耶則以地四兌金生地六乾水及轉而鄉西
南个則卽以離火生艮木轉而鄉西北个則卽以乾
水生兌金臆書所謂返火還木返水還金此歸貞于
元之義用復之道也然則九宮卦位其精義入神又

如此大抵明堂九宮俱肇自黃帝雖書總不傳而黃
帝靈樞經則儼然有九宮八風一篇載太乙九游之
宮是明堂九字實始九宮九宮者九室也據此則世
之言五室者陋矣第靈樞止行八宮自冬至日北宮
始每四十五日行一宮得三氣合三八二十四氣爲
一周天循時序之次而由北而東北以至于西北而
止北叶蟄宮東北天留宮東倉門宮東南陰洛宮南
上天宮西南元委宮西倉果宮西北新洛宮中招
搖宮與易緯行九宮由北而南而東而西而中先行
四正而後行四維每行合十五數者不同法日太乙
行九宮四
正四維皆合于十五每四乃還于中央一行坎北二
行坤南則合四正且合十五數若一行坎北二行坤

明堂問

二五

西南則非四正則九字之訣在黃帝別有其書若必
非十五數矣。執靈樞醫學刻舟求劍卽又失之。予每釋經義十九
刊誤然但引其端而不竟其緒後有學者或亦從此
而進求焉可已

西河合集

學校問目

卷全

學校總名	天子諸侯之學
國學鄉遂州黨之學	明堂之學
三代四代學	大學小學
孔子論	孔子是先聖不是先師
孔廟聖賢皆設像	釋奠釋菜設位
廟學有別	禮位以西為尊
鄉飲酒禮卽賓典禮	尚齒禮
賓主介僎	鄉飲儀位
養老尚齒異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潢

學校問

張希良

黃岡人兩浙
提督學院

問學之名不一詩有辟離泮

宮孟子有庠序學校周禮有成均瞽宗王制有東

膠虞庠祭義明堂位有西學米廩以至小學大學

三代學四代學在諸經既無成說而前儒紛錯又

彼此互異某自入學以至秉學政其於此義全未

之解何以自問惟先生明示之

學義固難明然欲明其義必先就其名而分辨之大約名有五等一是天子諸侯之學一是國學與鄉遂州黨之學一是明堂學又名四學五學四門學一是小學大學一是三代學四代學

其天子諸侯之學何也

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頹宮辟雍如璧以水周環其宮而頹則半之弟環前而闕其後魯頌曰思樂泮水是也然辟雍又名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春秋繁露曰成均五帝之學名是也

何以爲國學及鄉遂州黨之學

國學卽辟雍頹宮也學記國有學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皆是故後世京師有國子學又名太學以此也至于鄉以下則有四學一曰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但其名本于夏之鄉學故孟子曰夏曰校而其義以教爲主故又曰校者教也乃三禮無鄉校一名本是闕失而學者見鄭風子衿小序云刺學校廢反謂校是鄭學名非也鄭之有校總屬周制也一曰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孟子謂殷曰序其名本商之州學而義主于射故又曰序者射也學記術曰序術是州字之誤而鄭氏謂遂有序

非也。一曰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孟子謂周曰。庠則以虞。庠。本周國學名。而亦用以名黨。學且虞。庠。主養庶老。而黨。庠亦祇養民間之老。名同義又同。故又曰。庠者養也。鄭氏于州長職。註謂序是黨。學非也。若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王制者老皆朝于庠。又似鄉亦名庠者。正以國學黨。學合鄉國內外。而皆可稱庠。故問一互稱。而禮註遂謂鄉曰庠。亦非也。一曰家塾。學記曰。家有塾。是也。考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者五百家也。此名家塾。蓋合五百家。而統名爲塾。既非一家所立。且更不立閭族二學名目。但言塾。而鄉學已備。記稱周有四學。正指此鄉州以下四學名也。若尚書大傳。謂大夫致仕者爲父師。教于右塾。士致仕者爲少師。教于左塾。爾雅。謂門側之堂。謂之塾。雖分左右。總在一處。而漢食貨志。有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語謂里鄰各處。是必間師族長。皆各有學。亦非也。里鄰既同塾。則族間必無分塾。更可知也。至于六鄉。則每鄉如之王制。有右鄉。移左左鄉。移右。謂各鄉學也。至于六遂。亦如之。遂有縣有鄙。與鄉有州。有黨。同則亦名校。序。庠。鄙。有鄴。有里有鄰。與黨有族。有閭。有比。同則亦統名塾。正義謂鄉

日庠則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遂曰序則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此尤杜撰不經之言不足據也凡此皆國學之外如今世府州縣學及社學亦列四學可比似也

乃又有明堂之學謂何

明堂在國之南郊天子所建所以饗上帝朝羣后迎時氣而頒政教者然往與學校互相表裏故其制環水四周亦名辟雖且舊時言禮多有四學五學之說專指明堂爲言故蔡邕明堂章句云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轉如璧則曰辟雖此有據之言而袁准無學橫口爭辨大非禮也據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此因明堂十二室東西四面皆可爲學遂取四正室與中室立爲五學觀禮記昭穆篇云祀先賢于西學此正明堂中一名而祭義亦用其言不止賈誼傳有五學文也是以易傳太初篇亦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學而魏文侯孝經傳亦云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若其又名四學者則以王居明堂禮實倣周官門閭之學東西南北稱爲

四門故又名四門學後世四門之名實始于此

又何以爲三代四代之學

舊謂周有三代學三代者卽前夏校殷序周庠三鄉學名也本只二代合周而爲三也若四代之學則增有虞氏一學而合周爲四皆指國學言但三代學名學義在諸經亦無明文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于是始以米廩二庠爲虞學東西兩序爲夏學右左二學及瞽宗爲商學實則每代止一學必非二庠二序旣分兩學而又加米廩瞽宗爲三學者觀周有辟雖成均國學太學東膠虞庠六名而並無六學可驗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謂三代各有二學而周備四代共有八學且妄分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爲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爲小學則于米廩瞽宗兩學旣無所屬而小學大學之名又全屬杜撰並無經傳可據而學義大亂夫所云上庠下庠卽一學而以學之上堂爲上庠學之下堂爲下庠所云東序西序右學左學

亦一學而以學之。楹東爲東序，左學，學之楹西爲西序。右學非有二也。蓋庠序有制，兼言庠序則有堂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大抵用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爲室，戶牖以南則爲序。爲堂而堂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爲序，射記所云序則物當棟兩楹以南爲堂。所云堂則物當楣者，故虞以序與堂分上下，而夏商則但以當棟分東西左右。其曰米廩者，卽上庠也。以虞重養老也。曰瞽宗者，卽西學也。以殷重教祀也。若周備四代，則亦卽一學而以上堂稱米廩，下堂稱虞庠，則備虞學堂東稱東序，堂西稱瞽宗，則備夏商學是。以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干戈羽籥在東序，分備三學，然只在太學之中。如必另設諸學，則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方養老而適東序，謂天子晨興親入太學，行養老之禮而所適者是。夏學周禮成均之法，使有道德者教之而死而祭于瞽宗，謂師氏道德設教成均死則當祭于其地而所祭者是。商學是東闔西蹶，大謬之禮也。

然則上庠下庠以及東膠虞庠，皆非大小學何也？此皆大學也。東膠虞庠猶之成均，與辟雖有異名無異學也。雖虞庠祇周學之半而得專稱虞庠者，猶瞽

宗止殷學之半而亦得專稱瞽宗一例如謂虞庠小學東膠大學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則王制明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未聞小學在郊也王制明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正謂大學在郊而虞庠大學適當其地未聞虞庠小學也夫上庠下庠東膠虞庠王制文也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亦王制文也王制自爲註而註王制者反改其註而叛之可乎且此何據也乃附其說者又曰公宮者諸侯之宮也在郊者諸侯之大學也天子反是則大戴保傅篇云太子少長入小學小者太子所學之宮也卽師氏虎門外地也是天子小學亦王宮左矣且不讀周頌乎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亦云辟雝在西郊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于成均亦云成均在郊也鄭氏註詩并註禮而于其要會全未之解致大小二學純以杜撰造說相傳至今亦可惜矣予嘗作大學証文定爲小學者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與鄉校家塾不同此考之書傳諸書有明據者祇兩漢以後專以小學爲字學如漢設小學使學僮學字而漢成時遍徵小學之徒寫字于未央廷中則于六經無明文及考漢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以六書而杜

鄴傳鄴與子林俱正文字世言小學者必由杜公而
顏氏亦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卽
北魏江式上字書表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
以六書此必周官保氏原有此文而大戴保傅篇偶
失之漢魏去古未遠尚有見者若周禮保氏之職教
以六藝周官門閹之學保氏教六藝在西北閹此皆
據保氏官職爲言不必指小學中事觀其所守是西
北門則非小學虎門之東可驗也故唐武德中于祕
書外省別立小學宋置諸王宮小學教南宮北宅子
姓皆天子自立學在國府州縣之外而其教則多尚

文字卽

國朝殿試比較書法

早上嘗云不當以小學忽之是小學中廢猶尚有
聖明能言其名而不謂舉世皆昧昧也

吳鼎

温州瑞安縣
教諭蕭山人

問張璠在明嘉靖間議大禮略

得禮意而惜鮮學問証據迄無定論若其改學校
制度更易夫子文宣王號爲至聖先師則長夜一
旦確不可破聞明初高帝亦曾下詔謂禮正名分
不得僭差凡嶽鎮海瀆并革其前代所封名號止
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惟夫子封爵一仍其舊必待

嘉靖朝而後改之則又何意且文宣爲夫子之謚
祇王是封爵今革封爵而并謚而亦革之又何說
乎

古謚以易名夫子雖無謚而已有易名之說見于禮
記考檀弓魯哀公誅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其稱尼
父者本易名而以字名之且加以父如呂尚之稱
尚父管仲之稱仲父此卽是謚故鄭玄曰尼父者因
其名以爲之謚先仲氏曰論語子貢稱仲尼日月中
庸子思稱仲尼祖述堯舜世誤以爲弟可字師孫可
字祖而不知其爲謚也若宣尼之謚起于漢平是時
權臣當國賁亂典禮因有追謚孔子之事且加封爵
稱爲褒成宣尼公而改封孔氏子孫爲褒成侯此皆
亂朝故事不足法者乃歷代庸主接踵而起如北魏
太和中加謚宣尼爲文聖宣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
唐則天皇后封隆道公至玄宗改謚爲文宣王而趙
宋真宗加至聖二字于文宣王之上及元武帝海山
則又加大成二字于至聖之上而明初因之有大成
至聖文宣王之號此實侮慢先聖大不可訓其舉而
革之宜也特明代儒臣並無學問其在洪武初祇一
宋濂乃以上孔子廟堂議謫知安遠縣而其所議者

亦復根據不清互有得失若張璠則但有薄識而全無考校彼第知封爵之襲有玷夫子而不知先師之稱其襲彌甚古聖與師不併稱禮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聖者古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類是也先師者前此學人能教人者書之伏生詩之毛萇樂之制氏禮之高堂生之類是也聖與師不混稱亦不混祭天子祭先聖諸侯祭先師或分或合皆有等殺而要之聖尊而師卑凡一技之師教舞學樂生爲師氏者死而卽祭于瞽宗稱爲先師其襲也如此故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韓愈曰匹夫而爲天下師此在他時稱之則然而至于學宮則師皆官稱後漢朱浮所謂博士之官當爲天下宗師者并不必毛萇高堂之類也且同堂分享顯有二名一聖諸師自三代迄今高卑並列相沿爲千百年不可移易之掌故而一旦合併而歸之一人此在受者亦必不安况至聖二字創自趙宋真宗其在大中祥符初已加稱玄聖矣而又以玄犯神諱改稱至聖雖至聖二字出自史贊可謂至聖矣句然終是加號非其本稱考夫子在周末原有聖名當時列國各祀其國之聖與師而在周以周公爲聖在魯以孔子爲聖如其國無

聖則借他國之聖人而祭之。文王世子所云凡釋奠必有合者。同也。謂與隣國同祀。此一人也。則夫子在本國稱聖。勢無他國。又稱師者。故後漢明帝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此爲非禮。至魏政始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則孔子先聖。顏淵先師。而其後或聖或師。多不可考。然晉惠帝時。潘尼作釋奠頌。有曰。夫子位西序。顏淵侍北墉。則仍聖孔子而師顏淵。是以唐武德初。詔以孔子爲先師。而太宗貞觀急用房玄齡之議。而釐正之。高宗永徽中。復詔孔子爲先師。而顯慶二年。又急用長孫無忌等議。而釐正之。其議有曰。聖非周卽孔。而師則偏善一經者。皆可爲之。所以貞觀之末。親授綸言。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而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夫以孔子至德。賢于堯舜。自漢以來。業已尊爲先聖。何可至今日而降茲上哲。俯入先師。則明明以先師之名卑。而且褻。謂之降稱。又謂之俯入。其爲等殺昭然也。今欲尊孔子。則自當以孔子爲先聖。顏淵以下諸賢。皆爲先師。而漢後儒者。則概去之。而乃溷前代聖師之名。紊千古立學之制。聖爲何人。師爲何等。一更易間。而使賢過堯舜者。僅僅官博士祀。瞽宗。逡巡比

附之伏勝毛萇戴聖之列則其爲褻慢亦復不少反
不如累加封爵而仍不失先聖之名之猶可安矣
又問明初立孔子廟自孔子及諸賢皆設像至天
順間蘓州知府林鶚以爲設像始于佛氏孔子生
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焉得有像因聽其毀壞而不
令修復至張璠爲政則直舉而毀之易之以主謂
古者廟制有主無像此必元代夷教未釐正者於
禮何如

古祀神之典禮不具載其設像與否原無明文但古
以棲神之所名之曰廟廟者貌也謂肖神之貌而勤
事之則廟祀之設專以貌名故徐仲山日記曰古以
貌祀而其後易之以尸尸者貌之變也雖易尸之典
亦不知始于何時然大抵古人務實事死如生則必
實求其所以生之之事盼嚮不足則以重依之重又
不足以主附之主又不足以衣冠想像之及想像又
不足則徒飾衣冠猶不若生人之能飲能食可實實
享祭是以既設主又設尸二者不可偏廢蓋廟者貌
也尸者由貌而進焉者也先仲氏云古廟必有貌初
不得其說旣而思之則所繫甚大蓋祭重服物如爲
尸者着弁冕而出則爲君尸着玄冕出則爲大夫尸

着。爵。弁。出。則。爲。士。尸。故。喪。小。記。云。有。爲。天。子。尸。而。服。士。服。者。武。庚。祭。紂。則。紂。不。以。禮。卒。祇。以。士。之。服。服。之。有。爲。天。子。服。者。微。子。祭。帝。乙。則。帝。乙。以。禮。卒。當。以。天。子。之。服。服。之。此。其。爲。禮。固。有。全。藉。冠。服。爲。區。別。者。若。僅。僅。一。木。主。旣。不。扮。尸。又。不。設。貌。則。將。何。以。別。服。物。等。殺。其。說。甚。明。故。墓。藏。衣。冠。而。廟。則。曰。游。衣。冠。之。地。孔。子。世。家。原。云。其。所。居。堂。後。世。因。廟。而。藏。衣。冠。于。堂。中。蓋。以。祀。孔。子。時。曾。設。像。以。被。衣。冠。故。云。然。也。祇。古。人。言。禮。散。見。雜。出。並。無。一。定。之。制。明。明。顯。告。卽。椅。牀。盤。碗。坐。立。拜。跪。生。人。口。用。所。最。切。者。尚。古。今。移。易。並。不。知。所。始。何。况。諸。禮。是。以。尸。主。所。始。或。曰。始。于。芻。靈。縛。茅。而。爲。之。或。曰。始。于。方。明。刻。木。而。繪。畫。之。總。不。可。考。但。稽。之。廟。貌。之。名。推。之。扮。尸。之。義。備。求。之。服。物。衣。冠。等。殺。之。節。則。定。當。有。像。若。謂。設。像。始。于。佛。教。則。不。讀。書。人。所。言。殷。本。紀。帝。武。乙。刻。偶。人。爲。天。神。國。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雖。設。像。不。一。或。以。土。蘓。代。語。孟。嘗。所。云。西。岸。之。土。挺。而。爲。人。是。也。或。以。木。漢。河。內。孝。子。刻。木。爲。母。像。而。事。之。如。生。是。也。或。以。石。孟。母。冢。傍。有。孟。子。石。像。跪。坐。于。竈。門。間。是。也。或。以。金。銅。周。廟。有。金。人。漢。

作金仙露盤始皇帝鑄金人翁仲以像臨洮之神是也或以圖畫屈原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皆畫山川神靈聖賢物怪之狀太史公見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漢甘露間畫大將軍衛將軍等十一人像于麒麟閣是也而總之皆廟貌之義則尸祭既廢定當立一像以成廟祀者况謂夫子之像係元俗夷教則尤不然考元史並無文廟設像之說惟金大定間有加宣聖像十二旒十二章之文然亦前代有是像而至此加之故趙宋建隆元年早有增飾祠宇及塑繪諸像之詔而嗣此累加章服如大中祥符賜文宣王桓圭崇寧四年加冕十二旒并九章服政和元年加文宣王執鎮圭并用王者之制且有太學設像郡縣設圖畫之諭此在金元以前相傳如是故唐李元瓘謂孔子坐享顏淵立侍正言隋唐以前神像坐立原非一時不止開元八年始設坐像爲創見也嘗考漢文翁石室曾圖孔子及七十二賢于壁卽東漢光和間于舊學外復立鴻都門學然猶令畫先聖及七十子像。是古于夫子無不像者正以廟貌饗祀重在章服。凡弁冕圭璧章采繪繡必非枵然一木主所得具其標識而分其等級今旣改殿稱廟而全不于廟義一

再思之且于古先王用尸代像之意一併抹煞則又
矯枉過直矣若夫主則雖設像亦有之古尸主並行
尸以表爵服主以識名位設像亦然若不像則賜圭
賜旒主何從見不主則稱文宣稱大成像安所施通
人自當通觀耳

然則釋奠釋菜古凡行禮于先聖先師之前者必
設像乎

則又不然設像而祭于堂者廟也釋菜釋奠但束帛
以棲神而饗之饗畢卽撤者學也學與廟有殊制矣
古立學無廟其祭先聖先師皆不立主不設像無常
匪常寢而特除一饗奠之所縛茅束帛隨其所安蓋
惟天子釋奠則合樂享幣下此則但用醴饌芹藻比
之弟子束修見師之禮而至于釋菜則第捧菜爲贊
如菜羹瓜祭所謂薄祭而下逮者故禮稱皮弁而祭
之不舞不投器不卜時日不備儀物但一獻而無介
語凡禮官學士皆可行之今孔廟之祭則直是殷祭
較之太廟世室諸大典並未有歉何曾是學中奠饗
而可以先聖先師之禮比擬之乎且今天下無學久
矣學有宮有牆有室有序有館有舍有園橋有泮池
有射堂射圃凡習禮讀書學于教舞飲酒講射以及

出師受成。反兵訊馘。皆學中所有事也。今一舉而歸之。于廟祇以枵然三楹。俗所稱明倫堂者。以之當學宮。學舍之數。而前無園橋。後無泮林。學人旣無所肄業。而養老合樂。講經獻捷。又不能賣亂于几筵之前。徒設此枵然三楹。何以行事。則謂今之天下。但有廟而並無學。非謾語也。嘗考漢祀孔子。皆在魯國。高帝還淮南。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而光武幸魯。旣遣祀孔子于闕里。又還宮幸學。以明孔廟與學。截然爲二。卽明帝永平初。祀周公孔子于學。然亦行先聖先師之禮。非廟祀也。至梁天監中。始立孔廟于江左。而饗祀之。然大同釋奠。仍在國學。廟與學未嘗相蒙。惟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此實立廟學中之所始。然猶廟是廟。學是學。觀其親臨釋奠。以周公爲先聖。而孔子配之。則周孔各一廟。而釋奠則共列在學。其云各一所。明不是學。以學無二所也。其祀先聖于學。而配以先師。明不是廟。以廟無兩主也。卽太宗貞觀二年。改升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詔州縣皆立孔子廟。然在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至顯慶而又改之。則周孔二廟。未嘗偏廢。其不得與學相混。與武德同。惟宋徽宗朝

曾頌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似大成之名卽以名學而明代儒臣並鮮學識遂合廟與學而混之爲一洪武二年令天下郡縣皆立學而以學宮之正寢名大成殿至今因之世廟張璠能改大成殿爲先師廟而不能分學宮與孔廟爲二宜爲言禮者所不與也况學中行禮以西爲尊凡飲酒講射賓皆在西楹之間故古制先聖西坐東向其祀先師始北坐南向然猶在西堂一間之北故東晉穆帝釋奠于中堂則以其時大學在水南相去懸遠因借明堂中間權作大學以設祭至唐太宗貞觀釋奠則坐先聖于正西而以先師東北坐南向配之其後著開元禮卽註定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座東北南向此明可據者至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忽改夫子正南而位且爲詒曰昔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而坐夫子西牖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夫子坐仍其舊今位既有殊坐亦當改則其與開元禮全然不合每繹其故則以武德初立周孔二廟于國子學時其祀周孔之坐原有如是今祇敕州縣立孔子廟則自當改坐此與學中釋奠之制了無干涉而不謂宋元以來徒飾儀文而于廟學分行之典全

未講也。且開元釋奠限于堂上，亦屬唐禮。觀晉元康中，釋奠大學，其時潘尼爲制，頌曰：埽壇爲殿，張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則或壇或幕或堂，或序隨地可用，此乃所謂學也。今歸然宮殿，夫子南面，並非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之坐，而其承祀者則又牲牢禮幣一準之先王，殷祀之典而並非釋奠廟而已矣。何學之有。

又問學有鄉飲酒禮，養老之禮也，而或以爲卽賓與之禮，夫賓與與養老何涉。且此學校事而題之以鄉，得無國學便不行與。又問舊儒以鄉射禮亦

鄉飲酒禮其說可得聞乎

古鄉飲酒之禮卽賓與之禮。舊所稱尚賢是也。但又有尚齒禮，別一鄉飲酒禮，且與古所稱養老者又截然不同。考周禮大司徒職有鄉有州有黨，鄉大于州，設一大夫治其地名鄉，大夫州大于黨，然州與黨則但各設一士治之名。州長黨正相傳，賓與之禮鄉大夫爲政，講射之禮州長爲政，尚齒之禮黨正爲政，其禮固當有等殺，然不可備考。大約賓與所始由于貢士，鄉大夫正月之吉進受教法于司徒，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退而頒之于鄉，請鄉中致仕之官教于里。

學校問

大

門其以大夫致仕者稱曰父師以士致仕者稱曰少師而總稱之曰鄉先生鄉先生取鄉中弟子而教之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至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于鄉大夫鄉大夫帥其僚屬以禮禮賓之而獻其賢者能者于王其曰禮禮者卽鄉飲酒禮也曰賓之者卽賓興也是賓興之禮卽鄉飲酒禮無疑矣但其限稱曰鄉者以州黨貢士原統于鄉至貢于其君則其君或再行其禮而然後獻王然不在國學如今州縣解士赴試行賓興之禮而鄉試榜發倣唐制鄉貢試畢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笙瑟俎豆而歌鹿鳴亦名賓興此卽古諸侯與其賢能將獻王而行是禮者然率在諸道政事之堂並不在學卽王受貢士亦以賓禮裸獻酬酢而不必設俎易所稱盥而不薦者然亦在廟而不在學則賓飲一禮惟鄉學得行之其限稱曰鄉而不及其他非無故也若尚齒之禮則黨正爲政而行于黨序非鄉學所得行者周禮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之則以禮聚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每歲大蜡祭神聽其狂飲及祭畢則官必以禮節之使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所謂尚齒之禮又名序禮然亦以黨爲鄉屬故又名鄉飲酒禮

其于養老之典似乎無涉。幾見國老上庠，庶老下庠。而僅僅于黨序一舉行者，若二鄭謂鄉飲有四事，一三年賓興，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學習射，四黨序蜡祭飲酒，則又不然。習射不專飲，飲之與射明分。二禮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與三年賓興並非兩事。卽賓于其君，其君亦行此禮，如前所云。然是國君與鄉大夫再行，非鄉大夫再行也。故予謂此祇二事，而無四事。今世春冬再舉行，亦以爲有二事故也。然則尚賢與尚齒，其禮同乎？且今世所行禮與古

禮同乎否乎

曰：不同。古尚賢以士，尚齒以農。其人不同，尚賢以鄉大夫爲主，尚齒以黨正爲主。其主不同，尚賢取少壯，尚齒則取年五十以至九十。其年不同，尚賢在鄉學，尚齒則在黨序。其地不同，尚賢三年一舉行，尚齒則每年一舉行。其時不同，且古以正月貢士，故尚賢在正月，以十月大蜡，故尚齒在十月。其時之先後又不。同。所同者，賓主介饌俎豆笙瑟而已。若今世行禮，則大有可議者。鄉舉之廢也久矣，三物不講，公然以八比取士，則賓興之典原可不作。乃復飾其名于州縣，解士之際，謂之賓興，又飾其名于鄉試放榜之際，謂

之鹿鳴以鄉飲工歌首鹿鳴也如是則正月飲酒可
以已矣乃于賓興鹿鳴外又設每年正月之飲則未
免複出然且賓興非每年可行而在尚齒則又無一
年兩舉之事乃以非士非農非貴非賤非賓非饌之
人徒取多財者而因以爲利此真聖君賢相所必斥
者而居然行之豈亦餽羊不去之意乎按唐制賓興
飲酒皆三年一行名鹿鳴宴韓愈所云歌鹿鳴而來
者而趙宋政和間乃改名鄉飲酒禮然要是一禮無
兩行者若尚齒之飲則與蜡祭相表裏今蜡祭不行
而仍舉此禮既非養老又非饗農且與正月所行並
無加豆增賓之殊又無賓介俱坐衆賓坐立之異則
猶是賓興雖漢飲在十月唐正齒位在季冬十二月
今一以十月行事則正在蜡祭建亥之月而所行之
禮全無蜡意則直謂之爲繆禮可也

但禮既有賓又有介有衆賓其在貢士與饗農則
以何者當之且賓介之外又有饌焉主與賓對饌
與介對則饌者主人之副也然何等人也
考之貢士之法全以鄉先生爲政鄉先生曰賢則誰
敢不賢者鄉先生曰能則誰敢不能者所謂鄉評也
故禮凡貢士鄉大夫必朝服造鄉先生之門而謀焉

鄉先生爲之第其等差取其最上者一人爲賓次者
爲介又次爲衆賓衆賓不一人總以備後此之待貢
者故今歲貢法尚取一人爲正貢次日陪貢卽其意
也至易之爲鄉試舉人則第以解首一人爲賓五經
首五人爲介而餘皆衆賓若饗農尚齒則亦鄉先生
擇鄉農中一人有齒行者爲之賓次爲之介其餘但
以齒居衆賓之位而士大夫不與焉唐制以明經秀
才進士及孝弟旌表者皆與其選則賓興尚齒彼此
相雜已失禮意而明初洪武直以致仕官克之則大
謬矣夫致仕官者鄉人之師也否亦鄉大賓之遵也
會師之與遵而猶賓也乎若夫饗則鄉中之致仕者
爲之饗者遵也謂其人爲長吏所遵法也卽鄉先生
也故行飲酒禮則必請鄉先生數人爲之觀法名之
曰饗其名雖主與賓對饗與介對以爲是主人之副
而實則尊于賓介故主與介東西面對坐而饗與賓
皆南而並坐且惟饗有加席公三重大夫再重與諸
席異故賓與之饗直居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而至
于尚齒則饗固尊優加席絕坐與賓興同卽鄉中致
仕有同來觀禮而下于饗者亦得比饗而加于賓介
之上其時黨正正齒位之典有云一命齒于鄉謂一

學校問

三

命下士其爵甚卑儻來觀與鄉賓齒齒長居賓東齒卑居賓西而苟再命中士則齒于父族謂惟父族為鄉賓則與之較齒他不然矣而至于三命上士則直不較齒而居之賓東與僕相比况大夫乎故曰三命不齒孟子鄉黨莫如齒蓋為無爵者言之非概序然齒也錢唐柴虎臣有大夫士居鄉不序齒說則鄉飲酒禮其重饌而尊鄉先生如此朱元晦定儀位不深考舊禮妄以州守縣令為主而以州倅與縣丞縣簿諸佐貳克之為僕夫佐貳即僚屬也僚屬當輔主作司正執事而乃加其席高其位拜至拜洗拜迎拜送一如大賓之行禮可乎且時典儀注主人率

僚屬迎賓既畢隨率僚屬以迎饌饌既畢僚屬又率僚屬以迎饌此可通乎

然則賓主介饌其為儀位如之何

儀位在古禮自明按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此但言賓主介衆皆有席而皆不相屬謂絕坐不連以明特尊然未知其席在何所也唯鄉飲酒義則明言云四面而坐象四時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饌于東北以輔主人則其所

當所向于文自明故鄭氏于飲禮直註云賓席牖前
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饌席與
衆賓席雖不註然飲義云坐饌于東北則饌當戶前
南面射禮云賓席南面而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則
衆賓當牖西南而甚是周晰今世不知何意設席于
四隅而邪相對照賓席西北隅與主席東南隅相向
介席西南隅與饌席東北隅相向揣其意以爲主介
東西面則主不得與賓對而反與介對賓饌皆南面
則饌不得與介對而賓與饌皆無對今一改而均齊
之且與飲義坐賓西北坐主東南兼兩方而爲一坐
之義又甚相協而不知古設坐之法無向隅者席有
隅坐坐不可有隅席也且席有向有端南北向者其
端上西東西向者其端上南今合二方向之則將
何上席之無端委猶之坐之無向背也况賓饌最尊
主不敢敵賓而祇以敵介猶之介不敢敵饌而祇以
之敵主人其斟酌禮意可謂甚善今乃以陋腹行之
而盡失其意然且飲義行文自有註脚惟恐以西北
東南誤認隅席故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而爲飲
禮者雖無明文然旣于射禮微及之曰賓席南面而
東上而又恐席端不明復曰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

東方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則其于向背左右亦已顯著而猶有差誤雖舉四隅何益矣按明初會典猶從舊制而後漸更易相傳神廟間重刻會典而改之皆不足考特其儀位猶尚有別見者禮云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謂饌有公有大夫公大夫不並尊無公則大夫南面有公則公南面大夫西而北上謂在主人上也又徹俎之時賓主與介皆降席北而立而獨饌降席在東方即南面立以其尊也則雖立亦有位者至黨正正齒位事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謂衆賓內有年六十以上者則于堂上賓席之西南面而坐若不足則于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于西階上東面北上若不足則立于門西北面東上

然則養老之禮與尚齒之會同異何如

曰不同養老禮尊有用燕禮者有用饗禮及食禮者有割牲獻鳩執爵執醬易燕緝合舞樂者有憲法乞言合語者此天子諸侯盛禮非鄉大夫以下所得行也大抵老名有四一是國老即致仕之官所稱三老五更者王制養國老于上庠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是也一是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祖周禮司門以

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別有養孤禮今不傳尚書大傳秋饗耆老春食脯子是也一是庶老卽引戶校年之老王制養庶老于下庠月令養衰老是也一是先老謂師氏之賢而死于學者文王世子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祭義祀先賢于西學是也凡此皆鄉飲酒禮所不及者但先老稱先賢卽先師別名審然則先師先賢矣豈聖乎此又孔子斷非先師一傍証耳

西河合集

郊社禘祫問

卷全

南北郊分祀合樂大享辨魯不僭郊禘社非地祭追享非祫祭祭有禘無祫祭法重祫輕禘諸經無祫周禮并無禘禘儀

二郊不始大司樂文
天地不合祭
山川望祀其地祭
望山川非社祭
禘非宗法
三禘皆稱祫而實非祫
三年五年諸說所始
三禘名祫同異
禘日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稿

李成幹弘載
王錫百朋較

郊社禘祫問

李塉問陸道威曰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
祠臣寬舒等一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
說以為古者天子冬至祀于圜丘夏至祀地于
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曰冬日至于地
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
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

降可得而禮是論合樂非論大亨也大宗伯大亨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說此豈真漢儒之謬耶

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以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抵衆說紛紜多有言無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當祭地既有南郊必當有北郊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而營以爲兆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說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地察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郊分祀在諸經亦均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

在澤中。圜丘而漢文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不止冬至爲然。故漢郊祀志云。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舊制行之。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綫。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兆南郊于洛陽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玄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三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于周禮。而并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語。因欲變其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圜丘方澤二名。非郊祀。

地也。不知圜丘卽泰壇。方澤卽泰折。圜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始周禮。前亦旣言之。詳矣。若謂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無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卽祭地禮也。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彫無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卽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原不止奏圜丘。奏方澤數語。乃卽此數語。又未全讀。據謂圜丘方澤是合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卽云于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合樂地。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祭祀者。此宋儒最不通之論。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書憂擊鳴球一章是合樂于宗廟者。蓋舜祭瞽瞍所奏樂也。宋儒臆見謂舜不當有瞽瞍廟。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非祭廟文也。則虞賓在位。羣后俱至。母論樂不虛。奏且亦安得請名。諸客使勝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集。如吳下伎客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忽擇此冬至。

夏至二日且一集高丘一會下澤而奏此大樂可怪之甚且夫合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堂上有琴瑟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管鼗笙鏞謂之間歌合琴瑟管笙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細故矣故習籥習吹學干學舞雖在一節亦必居之大學之中况合樂合吹皆爲大祭祀大燕饗所用未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者是以月令春季春大合樂以爲獻酌之用仲夏合盛樂以雩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虛奏而至于祭之日則大司樂直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卽是大享謂大享時所合樂一如鄉飲鄉射燕禮所云間歌某詩合樂某詩類故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則必有聽之者矣不然黃鐘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彙衆器統衆成衆變入丘澤之間而漫曰奏之奏之奏誰耶

陸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但從祀耳嘗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蓋當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春秋頻書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

魯亦必並僭之春秋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乃不郊猶三望此正與虞書類上帝時禋六宗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只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名誥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牲一是地牲也因之有天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謂合祭同此詩謂分祭皆此詩也名誥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謂帝與配分此牲非謂天與地分此牲也此則天地不合祀之明徵也乃謂天地雖不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中如祭天下郊

而社稷山川俱從祀焉卽此是祭地舍此則別無大地之祭因引虞書望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甚多自園丘以人鬼百神列祀典外凡旅上帝類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時四類五嶽四瀆諸神從祀而不及社稷惟祈穀雩報及大眚大災因事之祭則雖祀天神而后土田正在所不免然亦並與山川百源四海五嶽諸望祀者有別是以天地正祭各以類從在社稷並不從天而卽巡狩出征凡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告地不從

天且亦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告是祭天而
及社稷猶不得謂社卽是地况地是地社稷是社稷
山川是山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謬乎
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無地祭之証則更
不然凡魯所郊只是祈穀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類
諸郊並不僭及蓋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
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季秋饗帝諸事雖皆
是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穀與夏雩
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
聞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
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
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
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並非子月其爲啟蟄
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
用郊此卽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
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囚于吳謂太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
報之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其僭天祭
而不僭地祭遂疑無地祭已可笑矣復謂春秋但書
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之故則春秋書郊不書

社書。烝嘗不書。祠禴。豈魯無社祭。且并無四時祭乎。又問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名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故胡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舉焉。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

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舉。而以事上帝。弊之。此其義與。

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所爲。與宗廟並然而。秦折瘞埋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以周禮于地神稱大。示其祭稱。

大禮與社稷神之稱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丘陵示墳衍示原隰示者截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名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郊五帝郊與巡狩征伐及祈禱報反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與社相對稱如所云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極連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嘗謂郊重社輕故天子得郊而諸侯祇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諸侯孰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待並未嘗有偏畸也又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但據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卽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卽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稷而后土如故則豈前此無社稷與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考虞舜類上帝時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

柴祀天神望秩地神豈此望山川卽社祀與
社義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農
先嗇以報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勾
龍曾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卽厲山
氏之子農司嗇或曰卽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後
以其人實之蓋社本土神稷本農神禮家名太社又
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
祠五帝者原有青帝赤帝諸本神而後以其人實之
其在五人帝則有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又有
勾芒祝融諸神是雖有人神而不礙其爲本神烈山
以前不必減周棄以後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
爭執是非皆無庸也若謂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
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
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以方雲漢詩方社不
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神主之如前所云
勾芒祝融類而至于四望則雖是地祇而與社分列
一如周禮所云土示與山林川澤諸示不同蓋社稷
不是地山川嶽瀆諸神又不是社稷曲禮祭天地祭
社稷祭名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山川社
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恭又問古天子有禘而無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禘徒以其合食羣廟有是名耳若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矣然止及始祖不得禘始祖之所自出至大夫則并祫亦無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謂欲祫于廟不得專行必干求于君請君省察而後行之其說是否

曰有禘無祫予遍觀羣籍後始有此論然猶以先兄亡後必質之徐仲山張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質禮時毅然言之而君早見及可謂意識超倫輩矣然天子無祫諸侯亦未嘗有祫大傳所云祫卽是禘也周禮

間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時類祀之間卽是大禘諸侯大夫皆無之故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則全無追享雖于請于君亦止得上及親盡而追享終無與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蓋本論禘祭而漸及等殺若別出一祫則所請非所殺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合而加一親則所省非所請矣况諸侯無祫經傳瞭然見艾堂問條此非可言決者大抵省者問也審也于者請也有大事者謂時祭卽大嘗大禘也若大夫無太祖廟正義以爲是支庶不是適子故不祭太祖則不然大夫三廟有二

等。王制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是別子。惟別子祀。所自出。得立太祖廟外。此則一如祭法。祇立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三親而止。則此所請者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耳。

又問陸道威云。五年之禘。卽是周時宗法。帝嚳有帝摯。相承則后稷別子矣。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其不祖帝嚳者。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雖文武以後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亂。因仍祖后稷而特創禘祀一禮。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后王崛起。非世諸侯無宗法可尋。則但以始王爲祖。而禘

于其廟五年一舉。喪畢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說何如。

漢儒議禮尚不曉宗法。及唐宋以後。則長夜而已。是以漢議定陶宋議濮國明議典獻各以宗法相糾纏。並無有一人知其義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禮亦屬難得。第其說仍未是也。按禘禮最古。不始于周。觀國語與祭法。則皆有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語。是五帝已來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禮家所難測者。故夫子亟稱之。若不祖帝嚳而禘帝嚳。則在商時已然。據宗法次嫡爲別子。則摯堯兩嫡。

俱爲天子自宜以后稷爲別子何則史記以稷母姜
嫫爲元妃契母簡狄爲次妃則別子在稷不在契也
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嚳則契非別
子何有宗法然則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祇商
禮郊冥祖契周禮郊后稷而祖文王頗有參變後儒
謂文武定制實祖后稷後王改爲祖文王則大謬不
然其云祖文王宗武王皆指明堂言與祖廟祀后稷
不同古人文多互見耳若魯有郊禘則郊是孟春祈
穀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禮記每云魯
郊禘非禮謂郊壇禮樂或祀圜丘出王享獻濫及羣
廟故以爲言非謂魯不宜郊禘也至謂後王禘祭不
及所出則漢後並然漢禘高帝並不及太公但云每
遇禘祭則合食高廟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則
吉禘爲喪畢之禘必不可少蓋祭多名禘俱以審諦
昭穆言而新主入廟則尤審諦所最急者然且一禘
一祔前後有升降而中多遷移使顯然去就彼此難
安因特造此祭使遷主存主共會一室而褻厭之後
遷共祧行祔同親返各警蹕而歸其廟此正先王精
意所在故儀禮最殘闕猶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
此祭也此豈可少焉

艾堂問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同郡諸學人集于艾堂有問

問禘祫大小在鄭康成禘祫志王子雍聖證論已分門戶幸後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鄭其在兩家有成說者固不必再請矣第禘祫二祭實未了了如孔氏正義謂毛傳說禘祫總是不明不知禘祫二祭所始與先儒爭執所畢竟原是如何

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亦散見其大意于論議間非一端矣若畢竟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即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然總是為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稱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祫者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特祭稱牲但是虛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稱烝祫嘗祫禘祫而于是竟增祫祭一名于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也

其並無此祭何也

蓋祭名雖多除虞祔卒哭祥練禫纖諸喪祭外其吉祭之名約有三等國語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其日祭不可考矣月享即朝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然非正祭名也惟時類四祭以春禘夏禘秋嘗

冬蒸爲一等歲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大禘共爲一等雖國語尚有禘郊宗祖報五名然郊是外祭而宗祖與報則宗是明堂祖是祖廟報是不祧廟原非祭等惟荀子有禘禴烝嘗及大禘五祀名似得要領然禴禘烝嘗祇是時祭大禘卽吉禘大禘同是歲祭以四時分四祭名則無等以三年五年合一祭名則躡等蓋歲時本二祭等而其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傳禮不王不禘喪小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爾雅禘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

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子禘郊之事則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郊牛繭栗而學記曰不卜禘則不視學總言大也然其祭則自古有之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冥商頌長發大禘也周頌雖禘太祖也而魯則亦以宗國之故禘及文王論語或問禘之說仲尼燕居明乎禘嘗之義禮運魯之郊禘春秋僖八年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諸經諸傳其言禘者不能遍舉然並無一字及禘已可驗矣若夫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禘視

昭穆者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禘此卽亂禘于禘之所
自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禘名春秋閏二年
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禘
卽其禮達于諸侯左氏于晉亦有以寡君之未禘祀
語其或及時禘有烝嘗禘于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
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禘字見于傳文
至于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稱春
禘秋嘗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稱春禘夏禘王制稱
春禘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要總是時祭之四名有
互見而無異制不必妄解作夏商之禮但其無禘名
則一也蓋時歲二祭有三禘而無一禘其所以誤見
有禘名者亦總以諸經說三禘時偶易稱曰禘而讀
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稱禘而讀者不察奈何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
也然禘亦名禘博士徐禪引春秋傳謂歲禘及壇墠
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禘卽大禘終禘卽三年喪祭是
大禘卽禘矣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爲五年禘祭而後
漢志及司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禘卽是
禘並無二名故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

有等殺諸侯及其太祖謂諸侯凡合祭如烝嘗禘等
但及太祖而已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則更殺矣有
大事省于其君干禘及其高祖謂大夫士非別子無
太祖廟者雖有大嘗大烝干請于君以求追享亦祇
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也蓋其所云干禘者正謂
有事于廟請得如歲禘之祭追及壇墀指禘言也干
禘者干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大夫所請者是禘指
甲而求乙不相蒙矣若謂天子有禘而大夫士有禘
則大夫士可各立一祭與天子等乎至于吉禘則公
羊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商頌玄鳥祀高宗也註謂祀

者禘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預鄭玄諸君
亦遂以三年吉禘名為禘祭然仍是吉禘耳非別有
一禘也若夫時禘則王制天子牲禘句禘句禘句嘗句禘句嘗句
句禘句烝句諸侯禘牲句禘句一牲句一禘句嘗句禘句嘗句
句謂天子以春禘為特祭牲者特也而至于禘于嘗
于烝則皆用合祭諸侯不然禘固特祭而禘則一年
特而一年禘惟嘗與烝則皆合祭焉是以曾子問于
時祭亦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蓋以時為禘
而非于時外又有禘也自不善解經者以三年吉禘
之禘分名為禘以五年殷祭之禘專名作禘遂妄增

郊社禘禘問

七

一。禘。祭。于。五。年。之。間。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併。妄。
解。此。時。祭。之。禘。謂。卽。是。三。年。之。禘。苟。其。遇。禘。嘗。烝。時。
天。子。耶。則。必。先。禘。祭。而。後。禘。嘗。烝。故。曰。天。子。牲。禘。
禘。句。禘。句。禘。句。嘗。句。禘。句。烝。句。諸。侯。耶。則。必。先。禘。嘗。
烝。而。後。禘。且。闕。一。禘。祭。而。特。作。一。禘。故。曰。諸。侯。禘。牲。
祭。之。自。爲。禘。而。妄。以。三。年。之。禘。改。名。爲。禘。而。歷。歷。與。
時。祭。三。名。較。列。前。後。至。于。如。此。解。經。于。是。埽。地。矣。彼。
亦。知。大。禘。吉。禘。時。祭。之。必。合。祭。故。稱。禘。乎。
何。故。必。合。祭。願。遂。聞。之。

古。者。祭。法。不。傳。大。抵。重。禘。而。輕。牲。天。子。自。喪。奠。長。祭。
祇。特。祭。死。者。外。日。祭。不。可。考。月。享。則。天。子。周。七。廟。諸。
侯。限。親。廟。而。其。餘。時。歲。皆。用。合。祭。蓋。天。子。有。祭。及。毀。
廟。之。大。禘。吉。禘。兩。大。禘。而。諸。侯。止。有。吉。禘。之。禘。而。無。
大。禘。之。禘。殺。也。天。子。有。祭。及。存。廟。之。三。時。小。禘。曰。禘。
曰。嘗。曰。烝。而。諸。侯。則。止。有。烝。嘗。二。禘。而。禘。則。牲。禘。半。
焉。又。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牲。祭。者。獨。春。禘。一。
祭。耳。蓋。牲。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
不。知。何。等。但。考。古。祭。禮。煩。重。卽。四。時。恒。祭。亦。必。先。月。
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筮。擇。先。一。日。而。省。眡。

禘三名而不及。牲。祫。誠以禮必禘。祭雖喪祭祗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禘事于祥祭曰作。此練禘總必加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薄。專予以牲。然究不知牲祫之減略而便捷其儀。其法何等也。是以漢後立廟皆同堂異室。便于合享。卽所在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正以禮難。牲祭祭則必禘。蓋禘者凡祭總名。不必別設一禘。在凡祭間也。

辨析至此。真是千秋長夜豁然見天日矣。特尚有請者。公羊稱大禘卽是吉禘。左傳稱歲禘大傳稱干禘卽是禘。禘王制稱禘禘禘嘗禘。豔卽是時禘。此外無禘矣。乃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則實有限年之禘。限年之禘。豈此禘非諸祭乎。抑亦禮緯本謬說不可用乎。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雖緯書有之。然實不始緯書。劉向說苑卽有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二語。故後漢光武初張純議禮亦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見郊祀志。此皆在西漢議禮家相傳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傳。三年一禘五年殷祭二語。而誤作解說。以致有此。蓋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禘也。殷禘旣行又五年而再殷禘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禘是吉

禘五年之禘是大禘則仍是禘不是禘矣。儒者用公羊之說而不甚理會。竟忘三年之禘爲吉禘。遂判作每三年一禘。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不能校計。鄭氏乃造一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後又五年而禘一則合公羊再殷祭再字之義。一則謂春秋書僖八年禘。宣八年亦禘。則必實三年加五年而後與八年之數合。于是增一禘在吉禘之後。而不知三年一禘則但一吉禘而已。畢無每三年再禘之禮。何則。吉禘不可再也。五年一禘則從三年喪畢後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僖之與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從吉禘數。亦不從先君忌日數。何則。以忌禘有闕日也。如以忌禘闕日未週三年必增一禘于吉禘之後。則僖宣三年皆未書禘。爲不可通矣。如謂殷祭有再必作兩禘。則禘繼禘起卽是再禘。乃又增一禘于禘禘之間。是爲三殷。非再殷矣。後儒校計年限在魏晉以後。尤爲紛紜。有謂禘禘如置閏然。兩頭如四實不盈三。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八年三殷。十一年四殷。此博士陳舒之說。而徐邈議禮謂五年再殷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月得一殷。則三年省六個月。六年省十二個月。適合五年再殷之數。

其各逞臆見不可枚舉至唐睿宗後太常議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禘而禘禘且同
歲矣又曰一禘之後併爲再禘五年之內驟有三殷
無一而可者則是禘禘並舉三五遞代其于理于數
俱有未當是何如屏禘存禘捐三得五爲可通也乎
然而諸經無禘周禮并無禘何也

周禮儀禮皆無禘名然皆有其禮儀禮喪服曰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禮稱
大祭祀大人鬼大祝大號亦禘也蓋禘名殷祭殷者
大也夫猶是歷祭之先王先公而獨以大稱此非帝

嚳后稷異嘗殷祭莫當之矣是以大宗伯職在祠春
禴夏嘗秋烝冬四時祭前原有以肆獻裸享先王以
饋食享先王語其所云肆獻裸饋食俱指禘言以歲
祭在時類前也卽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
語其所云追享亦指禘言謂朝享卽月祭爲月朔朝
廟追享卽追祭所自出也蓋追享與朝享以一歲一
月間于四時之祭而追享舉其大者朝享舉其小者
總稱間祀謂與時祭得大小相間故也舊儒以肆獻
裸爲禘饋食爲禘則大不然禘亦有裸獻陳牲吉禘
亦有朝踐饋食豈可分屬此由誤解郊特牲饗禘有

樂食嘗無樂以饗屬禘食屬烝嘗遂倣爲是說珠
不知禘嘗皆饗食而春夏物產未盛以飲爲主秋冬
穀畜成熟以食爲主大禘與吉禘無此義也若追享
朝享舊儒亦以追享屬吉禘朝享屬禘則朝享者月
朔之祭在禮祭中儼有是名春秋正義所謂以餼羊
朝廟然後告朔者此也豈可溷焉

然則三禘皆禘祭其同異如何

吉禘之禘則祭于太祖之廟凡毀廟之主與未毀廟
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東向凡昭南向凡穆北向
以爲死者入廟當合先公先王而並諦視之且二禘

當禘一主入毀廟矣是必迎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
後將新禘一主隨舊禘衆主而並遷焉而新禘之主
乃得從二禘三親而返于禰宮則于禘于祔兩皆民
然此固先王制禮之用心其遍及毀廟與存廟者非
誇大也情有然也

至于大禘則雖間五年而其禮與吉禘等所異者祭
出王耳故商頌大禘則及玄王相土諸遠禘周頌大
禘則及烈考皇考諸親廟而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是遠禘逸禮記祝詞稱孝子孝孫是親
廟此劉歆馬融鄭衆賈逵諸儒皆主此說有故也惟

後漢張純議禘謂毀廟之主皆合食高祖而存廟之主反不與焉此但及遠祖而不及親廟其說與諸經有未合矣若鄭玄則謂王季以上先公之主皆合食太祖而文武以下及四親廟則祇分食于文武廟中昭從武廟穆從文廟與太祖之祭判作三日而同一繹祭此則言合祭之最變者然舊儒多非之至唐陸淳則造一妄說謂祇祭出王與祖配爲二而羣廟遠近俱不之及此真毫無考據信口罔誕之謬論而宋人反遵之吾不解也

若夫時禘則第及存廟之主而已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禘祭于廟爲無主耳又云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則其限于存廟可知雖小雅有禘祠烝嘗于公先王語于公者先公祖紺以上遠祧也先王者太王以下及後王卽存廟也似遠祧親廟俱合祭者不知此該時歲諸祭爲言禘祠句是時祭于公句是禘禘概詠之也時禘止存廟不特先公不合食卽先王亦不合食也制所限也

至其祭儀如何

則鄭玄欲爲禘大禘小之說謂禘有十二獻禘止九獻則與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牛不過繭栗

爲相左矣。謂禘備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則與左傳魯禘用四代之樂。周禘用六代。及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人鬼爲反戾矣。

其祭日如何

則吉禘無時。時祭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則往與夏禘相通。總在夏日。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而崔靈恩謂宜在夏五月。春秋宣八年六月。禘卽四月。僖八年七月。禘卽五月。要之總夏日耳。

終

